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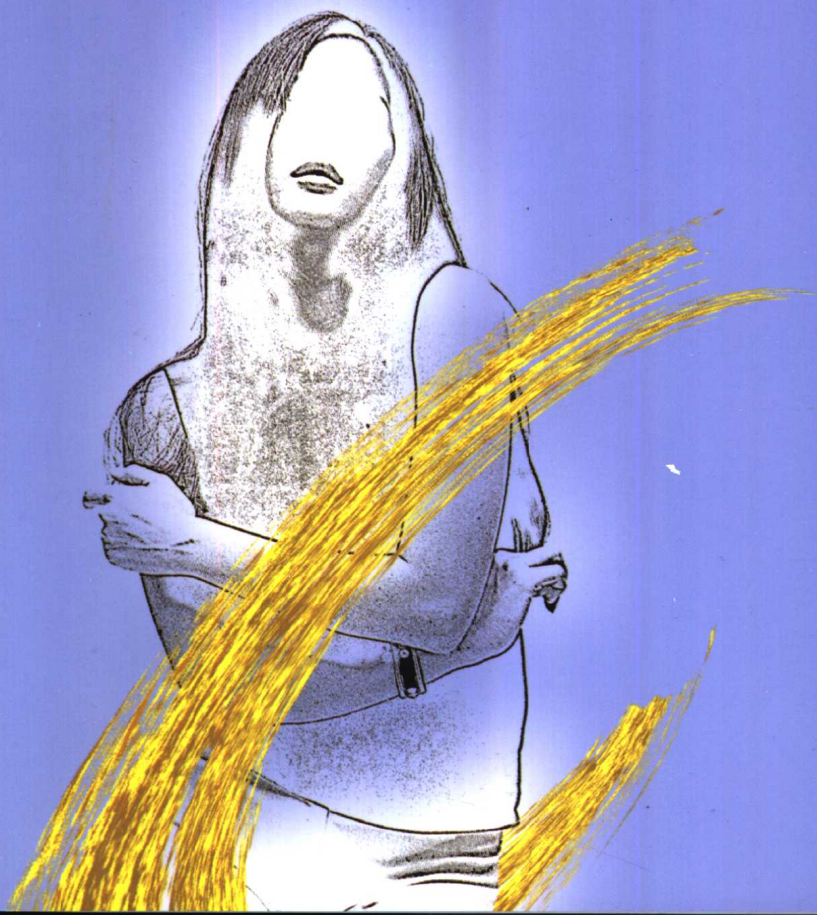
watanabe
junichi

渡边淳一

渡边淳一
最新长篇小说
国内独家中文版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无影灯



渡边淳一

■ 国内最新
独家长篇
中篇小说
版说

无影灯

赵秀娟
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影灯/[日]渡边淳一著;赵秀娟译.-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4.1
ISBN 7-5039-2478-0

I.无… II.①渡… ②赵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2741号

版权登记号:图字01-2004-0222

無影燈

昭和四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初版発行

©Junichi Watanabe 1974. Printed in Japan

ISBN 4-04-130709-0 C0193

无影灯

著 者 [日]渡边淳一

译 者 赵秀娟

责任编辑 李世跃

装帧设计 怀一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

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3.75

字 数 340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478-0/I·1153
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下午七点，宇野香查完病房回到护士值班室后，看着贴在墙上的值勤表问道：“今晚不是小桥医生值班吗？”

“是那么写着，不过今天换了。”

办公室里整理病历的志村伦子头也没抬地答道。

“那换成谁了？”

“大概是直江医生吧。”

“直江医生？”

一听到这句话，阿香的声音不自觉地变高了许多。

“怎么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哦，没有没有。”

被伦子这么一问，阿香慌忙捂住了嘴。

伦子今年二十四岁，是正式护士了。而阿香十八岁，还是今年春天开始上护士预备学校的见习护士。

“四一二床的石仓先生又开始疼了。”

石仓由藏是在中木黑经营寿司店的六十八岁老人，几年前，他将店面交给儿子媳妇后就过起了隐居生活。

他住进这家涩谷附近的东方医院是在一个月之前，也就是九月末。由于胃疼，先在某大学的附属医院住了二十天，三天前才转到这里的。

“他又趴在床上呻吟个不停。”

“家属都在吗？”

“儿媳妇来了。”

伦子将目光从病历上移开，盯着白墙像在沉思什么。

“直江医生应该在值班室吧？”

阿香在机械棚前边读着温度计边问道。

“估计不在吧。”

“可他不是今晚值班吗？”

“他刚刚出去了。”

“去哪里了？”

伦子面对阿香的反复盘问不耐烦地转过脸去。

“应该值班嘛，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好像去这儿了。”

伦子指着贴在墙上的小纸条。纸条上潦草的写着“直江，423-2850。”

“这是哪儿呀？”

“好像是酒吧。”

“酒吧，这么说是去喝酒了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

伦子漠不关心地说着，又开始整理病历。阿香不擦温度计了，又凑过来说：“值班时去喝酒合适吗？”

“是不太好啊。”

“那他……”

“直江医生一直都那样。”

作为见习护士的阿香是在一个月前开始夜间值班的。从那之后，今晚还是第一次和直江医生一起值班。

“那个酒吧离医院近吗？”

“具体我也不知在哪儿，好像说是道玄板附近吧。”

从道玄板到医院走路要十分钟。

“可你怎么知道那里是酒吧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从那里回来时总是酒气醺醺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不信，你就打个电话问问嘛。”

伦子整理完病历从抽屉里拿出住院名单和墨水。

阿香看着纸片上的号码，辩解似的说道：“不管怎样，石仓现在疼得厉害，打个电话也是应该的”。

“如果是为了石仓的事打电话的话还是算了吧。”

“可是人家现在疼得很啊。”

“那就给他拿一些一次性的内服药，让他先忍忍吧。”

“不用向医生请示一下吗？”

“一些内服药，没问题的。”

看阿香还在纳闷，伦子说：“即便你问医生也一样，一定是用鸦片剂的。”

“鸦片剂是麻醉药吧。”

“是啊，麻醉药中效力最强的，所以止痛效果也比较明显。”

“那是不是不能注射啊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伦子在笔上蘸上墨水，将报纸铺平。

“那位老大爷是胃癌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以前只听说癌是不会疼的，想不到竟有这样折磨人。”

“那是因为癌不光在胃部了，已经扩散到背部，而且压迫到了腰部神经。”

“即使做手术也没救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所以大学医院才不管了，转到我们这里来了。”

“好可怜啊。”

阿香当护士才半年，但却见识了不少东西。这些对于年轻的她来说，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经历，因而觉得一切都那么新奇。

“那他还能活多久呢？”

“直江医生说最多也就两三个月。”

“石仓先生不知道吧？”

“当然，只有家属知道。”

“那现在他其实就是在等死了。”

“没错啊。”

伦子拿起笔，在黑纸上用墨水写下今天刚住院的患者的名字“室矢常男”，字迹很秀美。“刚才我们说的话可别告诉石仓啊。”

阿香是没有将这种事告知患者本人的勇气的。正当她郑重其事地点头答应时，病房急救铃响了。按铃的是四一二号房。

“是石仓先生。”

“拿两片镇静剂给他服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阿香急忙从急救箱里取出包在红包里的镇静剂，冲出走廊。

东方医院的名字是有些夸张，其实只不过是院长行田槐太郎自己经营的私人医院。

医院位于六环线和玉川路的交叉口附近，面朝大街，是一座地下一层到六层的大楼。一层有三百多平米，以各科的门诊为中心，周围有候诊室、挂号室、药房、激光室和手术室等。二层有理疗室、临床检查室、医局、院长室和办公室

等。病房从三层到六层，一共七十多个床位。

门诊数量每天不等，不过每天平均也有一百五六十人。虽然招牌上名目繁多地写着内科、外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、整形外科、皮肤科、泌尿科、放射科等，事实上常勤医生就只有内科的河原医生、外科的直江医生和小桥医生、小儿科的村山女医生四人，再加上院长一共五人。其中直江医生又兼任外科整形医生，妇产科和泌尿科由 M 大学医院的兼职医生来担任，每周来两次。

正式护士和见习护士加起来一共二十五人。院长的专长是内科，但近年来却很少在门诊上露面。他将门诊上的事务交给深受信任的河原医生，整天埋头致力于市议员和医师理事会等与医生搭不着边的工作上。

而且他只要一开口就是抱怨医院经营惨淡，可实际上东方医院作为私人医院不仅在这一地区，就是在整个东京也算是一家大医院。

晚上一般是两名护士值班。正门那边是指定的急救医院，一过晚上八点就关门，所以八点后有急诊就只好按正门旁的门铃。

黑夜似乎也知值班医生外出似的，格外地安静。

病房里除了石仓还在喊疼外，三楼因脑震荡住院的杉本说冷，不过领了感冒药后就没事了。

门诊的诊疗时间到五点，之后也只来了四个病人，其中两个只是简单更换了伤口的纱布，另外两个也只是按照惯例注射营养剂和进行湿疹治疗。

急诊病人差不多两天就有一次，今天却没有。

按理说，八点之前，在没有值班医生指示下，伦子自作主张给病人拿感冒药和更换绷带是违法的，但这种小事她一般都不一一向直江医生请示。不过，说起来这些治疗方法都是老一套，而且即便给直江医生打电话，他也一定只会说：

“和以前一样做就行了”。

九点，医院已经熄灯了，直江医生还没有回来。

夜班的工作基本结束了，伦子开始继续看起畅销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来，阿香放低音量看起了电视台的歌曲节目。

护士值班室在三楼电梯的右首，入口对面的窗口正对着街道，透过窗户左右二十来厘米的窗帘缝隙，可以看到晚上灯火通明的街道。

九点半音乐节目结束了，阿香伸了个懒腰。早上八点从医院出来，下午去护士预备学校，回来又要接着值夜班，就连年轻的阿香也觉得有点疲倦了，可是毕业后的两年内必须努力工作。伦子歪着头沉浸在她的小说中，头发快把整个脸都挡住了。阿香站起身，关掉电视，看了看窗外。

“直江医生还在喝酒吧？”

“不知道啊。”

伦子抬起头，书已看了三分之二。

“冲杯咖啡吧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阿香轻快地站起身，点燃了煤气。值班室里的一角用白色帘子隔开，前面摆着双层床和两个橱柜，橱柜上放着咖啡和杯子。阿香取出速溶咖啡和方糖放在桌子上。

“要糖吗？”

“一块就够了。”

电视一关掉，耳边便隐约传来了夜间街上的喧哗声。

“有点太满了。”阿香端着快要溢出来的咖啡慢慢走到伦子身边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喝这么长时间，直江医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伦子像是被问得没有办法不得已才回答似的，说罢抿了口咖啡。

“如果有急诊，需要做手术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做喽。”

“可是喝醉了能做吗？”

“那不是必须得做嘛。”

伦子的回答依然那么事不关己。值班医生不在，医院将大小事情都交给护士们做，这让阿香感到有些不安。

“打个电话怎么样？”

“打电话又能怎么样？”

“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还是别管啦。”

“会不会是忘了今天值班呢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有点担心啊。”

伦子突然转过脸来盯着阿香：

“你担心什么呀？”

“如果来了急诊……”

被伦子这么盯着，阿香有些口吃起来。

“又不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伦子像是不愿理睬似的将目光移向电视那边。

桌上的表指向九点十五分。阿香觉得好像说错了什么似的，可还是很担心。

“院长知道直江医生去喝酒吗？”

“知道吧。”

“明明知道还放纵不管吗？”

“我又不是院长，我怎么知道啊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阿香也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。阿香想起了直江医生魁梧的身躯以及他那苍白的脸。那张脸五官端正，但总让人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，冰冷中又略带几分看不透对方底细的可怕。

“他三十七岁还是单身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伦子放下咖啡，又拿起了书看着窗外。

“听说直江医生当年非常优秀，三十二岁就当讲师，一直待在学校的话，可以成为教授的，是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么了不起的人，怎么会辞掉大学的工作来这样的医院呢？”

“自己愿意就来了呗。”

“可是好不容易在大学有那样的地位，不是太奇怪了吗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关于他的事听到好多传闻，有说是恋爱问题的，也有说是和大学教授吵架了，究竟哪个是真的呢？”

“或许都不是真的吧。”

“我也这么觉得，或许都是大家的凭空想像吧，可真是个耐人寻味的医生啊。”

以前，阿香只和直江医生说过两三次话，还都是关于工作上的，单独交谈还没有过。阿香想或许这是因为自己和直江医生相差二十多岁，心里想的和说的都完全不同吧。不过就算是这个原因，也没见过他和年长的护士亲切交谈过，而且他总是独来独往，好像和谁都没什么交情似的。

“他为什么不结婚呢？”

“那么优秀，会有许多候选人可挑吧。”

阿香觉得，自己是没什么希望了，可又不由得胡思乱想：如果自己被追求的话，一定会抛开年龄上的差距而接受的。

“真可惜啊。”

“总之是个怪人啊。”

伦子噓了口气说道，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。

“我来接。”阿香站起来，拿起听筒，那边突然传来一个

男子的声音。

“这里是元三街交警，是东方医院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男子的声音夹杂着警笛和街道的噪音：“刚才元三街区发生交通事故，现在救护车马上赶往那里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是流氓滋事，有人被划伤了，流了满脸的血。”

“稍等一下。”

阿香颤抖着将话筒交给伦子说：“是流氓滋事，脸部受伤”。

伦子马上问道：“只是脸部？意识还清醒吧？”

“应该还清醒，是酒后闹事，情况很严重。”

“还有几分钟能过来？”

“现在正在往车上抬，十分，不，五分钟吧。现在马上去，您那边请准备一下。”电话挂断了。

伦子稍做考虑，拨了直江留下的电话号码。

“快去急诊室打开灯，放出蒸气来。”伦子边拨着电话边指挥愣在一边的阿香。医院顿时变得像战场一样忙碌紧张。

直江留电话号码的地方马上有人接起了电话：“这里是普蓝多。”

“请问那里有一位叫直江的客人吗？”

可以听到那边男女的谈话声，和音乐声掺杂在一起。伦子虽对普蓝多这个名字并不熟悉，但好像果然是个酒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喂，那位先生在一小时之前已经回去了。”

“回去了？”

“是的，走时留了张纸条 438……。”

“请稍等一下”伦子拿起桌上的笔。

“说是去了 438 转 7236 的地方。”

“啊，谢谢。”

值班的时候去喝酒本来就很不对了，还一家接着一家喝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，伦子非常生气。但直江不在，也不好发火，只好又拨刚告诉的号码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伊势本店。”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的。

“请叫下一位姓直江的客人。”

伦子压着怒火冷冰冰地说道。那里大概是个日本料理店，从话筒里传来点菜时特有的那种充满气势的声音。

“他马上就来。”

男子说完后，传来另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喂喂。”

这声音显然是直江的。

“是直江医生吧？”

“这么突然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有急诊。”

“什么病人？”

“被玻璃割破了，满脸是血。”

“现在在吗？”

“已经到了，等着您呢。”

为了出气，伦子就说已经到了。

“必须缝针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或许是因为不舍得回去吧，直江的话语里还有几分犹豫。

“好吧，这就回去。”

“现在在哪？”

“在涩谷。”

“去了那么远的地方？”

“打车五分钟就到了啊。”

“那您要快点啊，要不这边很麻烦的，好吗？”

正想再叮嘱一遍的时候，电话就挂断了。这时阿香从外

面进来说：

“放开蒸汽了。”

伦子这才回过神来似的，放下了手里的话筒。

“和直江医生联系上了吗？”

“在涩谷。去急诊室看看吧。”

伦子拿着血压计来到走廊时，就听见了从远处传来的救护车的笛鸣声。

两人不约而同的面向窗外，笛声是冲着这座大楼来的。

“脸被割破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说是被玻璃瓶扎伤，或许是玻璃茬扎进了脸部吧。”

“直江先生会回来吧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两人乘电梯来到一楼的急诊室，笛鸣声更近了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寂静的急诊室又恢复了白昼般的明亮。

“你去手术室，从消毒柜里把缝合工具拿来，还有胶皮手套。”

“直江医生用几号的手套啊？”

“7.5 号的。”

伦子在急诊病床铺上了油布，以免床上沾上血迹。

笛鸣声在拐了弯之后，更加近了，的确是来这家医院无疑了。

以前也有过多次等救护车来的经验，那种心情真是又紧张又沉重，遇上需要整夜看护的急诊病人那真是头疼。对于一切平安的祈祷，与其说是出于为病人着想，倒不如说是从事医生、护士这一行业人们的私心。这时，救护车已经停在门口，通过窗口，可以看到一闪一闪警笛依然狂转不停。

伦子打开治疗室的门，白色的车身在夜光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车的后门开了，从车上先后跳下两三个人，打开了正门。

“抬到哪里啊？”

一个带头盔的救护队员紧张地问道。

“抬到治疗室来。”

“他浑身是血啊，不怕弄脏地方吗？”

“没事的。”

“醉酒闹事，不太好处理啊。”

担架从车的后座上抬下来了，担架周围还有四五个人按着病人。

伦子看了看表，打完电话已经过了五分钟了。

在匆忙的脚步声中，担架也已经抬进来了。

“喂，冷静一下。”“轻点轻点。”在救护员们的说话声中，夹杂着那个病人的声音：“你们他妈的在搞什么鬼！”

“这边！从这边的门里抬进来！”

人们把担架从大敞着的诊疗室门口抬到了里面的病床上。伦子迅速地拿着血压计来到病人面前。

“量血压吧。”

“滚！”

那个满脸是血的男子突然挥舞着拳头从床上站起来，救护员马上上前按住他。“松手！”

“安静点，这里可是医院。”

“什么医院！”男子的脸上血肉模糊，都分不清哪里是眼睛哪里是鼻子了。或许是因为醉酒后见了血更加兴奋吧，男子疯狂地挥舞着双手，不打麻醉药让他镇静下来的话就连伤口都无法给他清洗了。

“这样不行啊。”

“医生怎么还不来？”

救护队员的脸上也溅上了斑斑血迹。

“马上就来。”

“快叫医生来，我们在这按着他。快点！”

“请稍等。”

伦子干脆也不测血压了，来到门诊处从白大褂里掏出刚

才的电话号码又拨了一遍。

“直江先生已经走了吧？”

“哦，刚走。”显然是与刚才同一个人接的电话。

“是打车走的吧？”

“那就不清楚了。”

接待室的表已经指向十一点了，从店里出来就打车的话，应该快到了。

治疗室里依然充斥着病人和救护员的嘈杂声。阿香似乎有些受不了了，从治疗室里走了出来。

从正门到治疗室的走廊里沾满了斑斑血迹，阿香像要被吓倒似的捂着脸，说：“他流了好多血啊！”

“那个人怎么办，不要紧吧？”

“可是就我们在，也无能为力啊。”

“医生要快点回来就好了。”

“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啊！”伦子有些歇斯底里地喊道，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。

这时，一名救护员从治疗室里出来，走到两人面前，说：“医生还没回来吗？”

语气虽然很平静，但平静中却透着愤怒。

“医生去出诊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”

“去哪儿出诊？”

“就在附近。”

“那边没有电话吗？”

“刚打过，说是已经出来了。”

“出了那么多血，希望赶紧能抢救啊。”

“对不起，真的马上就来了。”伦子低着头急得都想哭了，心想等直江医生回来一定好好说说他。明知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还让他出去，自己也够大意的。

救护员好像知道和护士说也没用，又回到了治疗室。

“这样撒谎没事吧？”

“可是也没别的办法啊。”

阿香微微地点点头。

伦子站在门口嘟囔道：“要是他也喝醉被扎伤才好呢！”
警笛的红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。伦子抬头看了看表，才过了三分钟。

突然又有警笛响起，这回来的是巡警。两位巡警从警车上下来，来到门诊处问：“受伤的人在哪儿？”

“在治疗室。”

“不是很严重吧？”

“嗯……，应该吧。”

“做手术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巡警听罢，走进治疗室。

医院门前已经围了好多人，伦子心急如焚地等着，心想从一数到六十，这么重复四五次医生应该就回来了吧。可她刚数到三十时，一位救护员从治疗室走了出来。

“护士，他说想喝水，可以给他喝吗？”伦子觉得好像伤的不是肚子，应该可以吧，但她也不很确定。

“这人嚷着说快渴死了。”

“喝一点应该没关系吧。”

“杯子在哪？”

“我这就去拿。”

伦子从药房取来杯子递给救护员，这时阿香叫了起来：“啊，医生回来了。”伦子回头一看，果然有人在昏暗的门口脱鞋，他换了医院里的鞋子向这边走过来了。从他那干瘦的身影和低着右肩的走路姿势来看，准是直江先生没错。

“医生……”伦子马上向门口跑过去。

“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“病人身上到处是血还闹个不停，没法进行处理。”

“拿我的衣服来！”直江医生脱掉西服，里面只穿着一件